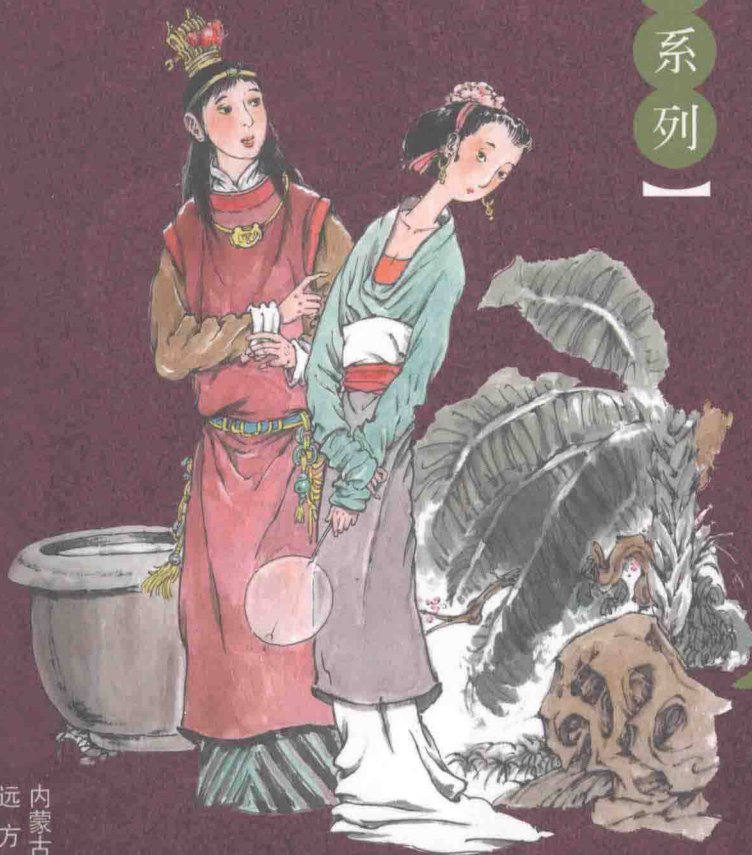


【中国古典名著补续系列】

# 红楼梦补

清·归锄子◎著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  
远方出版社

【中国古典名著补续系列】



# 红楼梦补

清·归锄子◎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  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补/(清)归锄子著.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14.1

ISBN 978-7-5555-0086-5

I. ①红… II. ①归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1414号

## 红楼梦补

---

- 作 者 (清)归锄子  
责任编辑 董美鲜  
封面题图 马东原  
版式设计 韩 芳  
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 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 
(电话 0471—2236466 邮编 010010)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 710×1000 1/16  
字 数 420千  
印 张 25  
版 次 2014年2月 第1版  
印 次 2014年2月 第1次印刷  
印 数 1—5 000册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55-0086-5  
定 价 32.00元
- 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## 序

稗官者流卮言日出，而近日世人所脍炙于口者，莫如《红楼梦》一书。其词其显，而其旨甚微，诚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。窃谓无能重续者，不图归锄子复有此洋洋洒洒四十八回之作也。

余在京师时，尝见过《红楼梦》元本，止于八十回，叙至金玉联姻、黛玉谢世而止。今世所传一百二十回之文，不知谁何伦父续成者也。原书金玉联姻，非出自贾母、王夫人之意，盖奉元妃之命，宝玉无可如何而就之，黛玉因此抑郁而亡，亦未有以钗冒黛之说，不知伦父何故强为此如鬼如蜮之事，此真别有肺肠，令人见之欲呕。

归锄子乃从新旧接续之处，截断横流，独出机杼，结撰此书，以快读者之心，以悦读者之目。余因之而重有感矣！夫前书乃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。荣府群艳，以王夫人为主，乃王夫人意中，则以宝钗为淑女，而袭人为良婢也。然宝钗有先奸后娶之讥，袭人首导宝玉以淫，是淑者不淑，而良者不良。

譬诸人主，所谓忠者不忠，贤者不贤也。又王夫人意中疑黛玉与宝玉有私，而晴雯以妖媚惑主，乃黛玉临终有我身干净之言，晴雯临终有悔不当初之语，是私固无私，惑亦未惑。譬诸人臣，所谓忠而见疑，信而被谤也。归锄子有感于此，故为之雪其冤，而补其阙，务令黛玉正位中宫，而晴雯左右辅弼，以一吐其胸中郁郁不平之气。斯真炼石补天之妙手也！其他如香菱，如鸳鸯，如玉钏，如小红，如



万儿，如龄官，一切实命不犹之人，慈悲普度，俾世间更无一怨旷之嗟。此元人所云：“愿天下有情人，都成眷属。”即圣贤所云：“王如好色，与百姓同之者也。”前书事事缺陷，此书事事圆满，快心悦目，孰有过于此乎！

犀脊山樵序

一、传奇之续，无不自卷终后，再开生面，未有将前书截弃者。然续传明翻前事，亦尽属子虚乌有之谈，则与其勉强凑合，毋宁直截了当，似不妨补以剪裁之法，阅者幸勿哂其荒谬。

一、此书写黛玉回生，直接前书九十七回，自黛玉离魂之后写起。凡九十七回以前之事，处处照应，以后则各写各事，如贾母、王熙凤、鸳鸯、赵姨娘诸人，书中照常列叙。

一、院宇房屋，及大观园台榭、山坡、汀桥、路径逐一跟照前书，叙写并无舛错。

一、此书写荣国府亲族、门客、仆婢等，皆系前书所有之人。故黛玉之婶无氏，叔与弟无名，以名似有若无，不添蛇足。

一、前书写屋宇之轩昂，陈设之富有，服饰之华丽，器具之美备，肴饌之精工，以及下人伺候之规矩整肃，铺张笔墨，已尽致极妍。此书不过约略其词，不事重复，以避免数见不鲜。

一、此书首回写警幻仙议补离恨天，则前书未了情缘，自必一一补之。而宝玉又推己及人，如小红、万儿、龄官诸人，俾得各如所愿。至死于前书九十七回以前之金钏、尤三姐、司棋等人，不能尽令回生，只可礼忏超度，以酬死者，归结前书而已。

一、林黛玉系书中之主，警幻仙之抽改十二钗册，全为黛玉起见。自必筹及所以位置之处，使扬眉吐气，一雪前书中之愤恨。惟专顾主而不顾宾，终留缺陷，非补之之意也。故十二钗册既改，而宝钗不死，不足以快人心；宝钗死而不生，亦不足以快人心。

一、晴雯系死于前书七十七回中，尸腐已久。若写作与黛玉先后回生，或亦如宝钗之借体，未免印板文字，故书中有补叙一段。

## 红楼梦补序

月如无恨，月自常圆；天若有情，天应终老。试看山中白骨，一梦如斯；无非镜里红颜，三生莫问。如《石头记》传奇，演红楼之歌曲，即色皆空；惊黑海之波涛，回头是岸。绛珠还泪，谁怜泪眼之枯；顽石多情，终负情天之债。忆雯、鹃而饮恨，涕蜡流干；代宝、黛以衔悲，唾壶击碎。然而王嫱归汉，不埋塞外之香；荀粲齐眉，尚剩奁间之粉。借生花之管，何妨旧事翻新；架嘘气之楼，许起陈人话旧。此“后”、“续”两书所以复作也。但如宾岂有并尊，抑后来更难居上。屈我潇湘之位，尚费推敲；让人金玉之缘，终留缺陷。且也太君已逝，未观合卺以承欢；伯姊云亡，莫试如簧之故智。吁！其甚矣，憾如之何？于焉技痒续貂，情殷附骥。翻灵河之案，须教玉去金来；雪孽海之冤，直欲黛先钗后。宜家宜室，奉寿考于百年；使诈使贪，转炎凉于一瞬。大观园里，多开如意之花；荣国府中，咸享太平之福。与其另营结构，何如曲就剪裁，操独运之斧斤；移花接木，填尽头之邱壑。转路回峰，换他结局收场；笑当破涕，芟尽伤心恨事。创亦仍因云尔。

嘉庆己卯，重阳前三日。

归锄子序于三时定羌幕斋



# 目录

|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● 第一回  |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|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 | 1   |
| ● 第二回  | 识病源瞞生施巧计 | 接家音证往悟冰心 | 10  |
| ● 第三回  | 赠多珍反劝有情婢 | 占神数预定再来人 | 18  |
| ● 第四回  | 会芳园剧饮饯长行 | 赋阳关联吟抒别绪 | 25  |
| ● 第五回  | 撰祭文痴心人悼亡 | 念亲情老太君痛别 | 33  |
| ● 第六回  | 怡红子泣黛感残春 | 滴翠亭诉鹃传密信 | 41  |
| ● 第七回  | 巫峡残云对姊唤妹 | 芸房幻梦兆吉凶  | 50  |
| ● 第八回  | 棘院寻郎惊心冤孽 | 画堂演剧指证仙圆 | 57  |
| ● 第九回  | 践戏言新贵入荒山 | 试凡心夙缘还宝玉 | 66  |
| ● 第十回  | 叩仙坛乩盘藏隐语 | 遁禅门蠢婢露真言 | 75  |
| ● 第十一回 | 痛郎削发泼药轻生 | 忆主伤心拥衾叙话 | 82  |
| ● 第十二回 | 毁金锁遗言嘱贤女 | 呼宝玉切齿类顰卿 | 89  |
| ● 第十三回 | 太虚境遣邀薛蘅芜 | 紫檀堡补叙烈晴雯 | 97  |
| ● 第十四回 | 花袭人出府丧节守 | 蒋玉函感旧退婚姻 | 104 |
| ● 第十五回 | 酆都府冤魂缠熙凤 | 大观园冷院感晴雯 | 111 |
| ● 第十六回 | 夜守空房老姬疑怪 | 心无宿愤方物将情 | 119 |
| ● 第十七回 | 宝玉还家混淆真假 | 惜春题画点破机关 | 126 |



# 目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● 第三十四回 | 义认螟蛉周旋往事 | 锦添富贵成就家童 | 254 |
| ● 第三十三回 | 话梦新闻敦伦迁善 | 葬花旧地聆曲怡情 | 247 |
| ● 第三十二回 | 委任得人因奴托主 | 传家有道薄利轻财 | 240 |
| ● 第三十一回 | 讯芳踪香院惜闲花 | 还诗集絮词盘侍女 | 232 |
| ● 第三十回  | 领白镵陡成新富户 | 制霓裳重集旧伶人 | 225 |
| ● 第二十九回 | 诉往事窗外站痴人 | 辞侧室园中谈挚语 | 218 |
| ● 第二十八回 | 置产营财葛藟谊重 | 因金恤玉樛木恩深 | 211 |
| ● 第二十七回 | 贮金屋娇婢会么弦 | 兴宝藏财星临福地 | 203 |
| ● 第二十六回 | 不忘旧莺姐欲捐躯 | 因忌才凤姑思退位 | 196 |
| ● 第二十五回 | 金殿传胪荣膺旷典 | 香闺制锦集贺新婚 | 185 |
| ● 第二十四回 | 话乡情爱叨翡翠簪 | 诛盗首飞斩鸳鸯剑 | 177 |
| ● 第二十三回 | 寻花公子属意还珠 | 扫墓佳人伤心泪草 | 169 |
| ● 第二十二回 | 清虚观仙词留粉壁 | 幻影鉴亡配照黄昏 | 162 |
| ● 第二十一回 | 赐联秦晋诏下南京 | 赏赐奇珍恩颁北阙 | 154 |
| ● 第二十回  | 痴绛珠感情洒旧泪 | 莽紫鹃认物发嗔言 | 147 |
| ● 第十九回  | 当金锁巧合证良缘 | 梦宝玉因疑生幻相 | 140 |
| ● 第十八回  | 下广陵凤姐愿为媒 | 过栖霞焙茗欣遇主 | 133 |

|  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● | 第三十五回 | 庆蒲觞芳洲观竞渡 | 开寿筵舞榭发悲歌 | 261 |
| ● | 第三十六回 | 慈姨妈三更梦爱女 | 呆公子一诺恕私情 | 268 |
| ● | 第三十七回 | 送旧衣嗔查红绡袄 | 证回生录寄柳絮词 | 277 |
| ● | 第三十八回 | 以情感袞婉语劝晴 | 设法制环正言索彩 | 285 |
| ● | 第三十九回 | 恩偿夙愿追忆画蔷 | 缘了前生重谐卜凤 | 293 |
| ● | 第四十回  | 庆团圆贾母赏中秋 | 博欢笑村姬陪戏宴 | 301 |
| ● | 第四十一回 | 击鼓传花预征佳兆 | 推云净月立毁冶容 | 309 |
| ● | 第四十二回 | 还原壁疑破金锁案 | 嘲颦卿戏编竹枝词 | 317 |
| ● | 第四十三回 | 听捷音稻香村设席 | 洗繁华莲花落侑觞 | 325 |
| ● | 第四十四回 | 辞水月伴居枕翠庵 | 照情天群瞻太虚像 | 333 |
| ● | 第四十五回 | 朱砂痣甄母认娇儿 | 伏梁症袭人思旧院 | 342 |
| ● | 第四十六回 | 开绮筵豪饮赛清歌 | 抱锦裯分房还故宠 | 352 |
| ● | 第四十七回 | 延羽士礼忏为超生 | 登高阁赏梅重结社 | 364 |
| ● | 第四十八回 | 过除夕了结绶珠缘 | 撕改册惊醒红楼梦 | 381 |

绛珠宫议偿恩怨债

警幻仙重补离恨天



## 【第一回】

归锄子告于友曰：“《红楼梦》一书写宝、黛二人之情，真是钻心呕血，绘影镂空。还泪之说，林黛玉承睫方干，已不知赚了普天下之人多少眼泪！阅者为作者所愚，一至于此。余欲再叙数十回，使死者生之，离者合之，以释所憾。”友曰：“已有《后红楼》、《续红楼》矣，不能扫弃陈言，独标新格。”归锄子曰：“《后》、《续》两书，各有所长。然宝、黛卒合，不从自己构思设想，濡墨蘸笔而来，于心终未释然。”

是年馆塞北，其地环境皆山。一日，灯炮酒阑后，梦入一山。高峰之下，卧一大石，五色晶莹，明霞四照。见石上进出两股泉水，点点滴滴如洒泪一般。归锄子曰：“石兄，有何冤牵遗憾，在此垂泪？”那石头忽作人言道：“此名大荒山无稽崖，峰为青埂峰。我便是女娲氏补天所遗，入世为通灵宝玉。因与绛河仙草有未了情缘，千百年抱恨未平，泪眼阅人。君非太上忘情者，盍为我一试炼石手？”归锄子曰：“一介凡夫，奚克任此！”石曰：“我已赴不老情天，求女娲氏降太虚幻境商结此

案。但借足下管城子，将《红楼梦》截去后二十回，补其缺陷，使天下后世有情的，都成了眷属。我无遗憾矣！”言毕，砉然有声，梦亦惊醒。窗外适坠一石，大如鸡卵，有彩色，甚异之。于是，不避雷同。

且说，林黛玉那日行至沁芳桥边，遇见傻大姐，告以宝玉娶宝钗一事，顿时痛苦迷心。怔怔的去看了宝玉一会，回到潇湘馆，焚巾切齿，恨不欲生。挨到气绝的时候，一缕香魂离了躯壳。

才出潇湘馆，见一侍鬟含笑迎上道：“姑娘出来了，我来得正好，引姑娘回家去呢！”黛玉定睛一认，想了一想道：“你可不是金钏姐姐吗？”黛玉此时似已忘了他是王夫人屋里的人，投井死过的了，也不想家在那里，跟着金钏只顾向前行走。但闻耳畔风声，身轻如飘荡云雾之间。停了一会，风静神宁，抬头见一座牌坊，甚是高峻。前面宫殿巍峨，辉煌金碧，迥非人间屋宇，便向金钏道：“你为什么哄我说回家，引到只个地场来，别走错了路了。”金钏笑道：“我没有走错路，姑娘自己忘了家了。”黛玉听说，定神细想，原有些像从前走过的所在。正在沉凝，已至牌坊底下。见上面横书“太虚幻境”四个大字，两旁柱上还有对联。正要看时，只听金钏说道：“姑娘，你瞧有人来迎你呢，快走几步罢！”说着，见两个宫妆女子已到面前，瞧着黛玉笑了一笑，并不搭话，只和金钏说道：“仙子吩咐，请到绛珠宫相见。”当下回身引路。金钏扶着黛玉，随了这两个女子慢慢行走。但见瑶台西峙，碧水东流，玉宇迢迢，青成缥缈，又听得远远的鸾鸣鹤唳，心境顿清。

一路观看，到了宫门，朱扉双掩，两个女子也不住步。绕过东首，又是一座宫院，虽不比那一座轩昂，也觉规模整肃。从正门进内，入了仪门，两旁古松老柏、瑶树琪花，上面六扇朱漆宫门，环衔金兽。右首侧门内，又有两个宫女站立，见了黛玉进来，便回身去。不多时，只听得“咿呀”一声，宫门开处，有两对手执彩旄的引道，后面众侍女簇拥着一位仙子出来。

黛玉举目细睇，似曾见惯一般，却不是园中相伴的姊妹。髻簪太真晨婴之冠，足履玄凤橘文之舄，汉仪镇服，玉佩垂裳，文彩飘扬，形容肃穆。似欲下阶相迎，黛玉趋步拾级而上。那仙子笑向黛玉道：“绛珠别来未久，红尘桃柳已阅十有余度矣。”说着，携手同行，迤逦绕栏，曲折而前。

进了月洞门，觉一股幽香扑鼻吹来，比岩桂而尤芳，仿湘兰而更馥。靠南一座嵌空玲珑仙鹤蟠桃水磨花砖墙下，方方花台，四围白玉栏杆，中间不植杂卉，只有三尺

余长一棵芝草，迎风摇曳，韵致嫣然。那仙子一面瞧着黛玉，手指那棵芝草道：“你的灵根夙本，倒替你培植得越发畅茂了。”

叙话之间，款步上阶。侍女们拽起珠帘，进内施礼让坐。仙子道：“我到此间本（不）应僭坐，但绛珠今日还算是客，不必谦让。”于是黛玉坐了客位。见室中雕饰精工，铺陈华丽，暖阁面前大红顾绣幔帐，两旁金钩挂起，中设公座，心内踌躇未定。早有侍女献茶，黛玉接杯。见茶之颜色如秋露春云，精光四射，才一沾唇，便觉香沁肺腑。那仙子道：“此茶乃在放春山遗香洞外采罽毼花与忘忧草上的露珠，按七返九还法炼成，异于千红一窟，正与你对症的。”

黛玉未及答言，那仙子又道：“你的职司，我在此兼摄。原因女娲氏当初炼石补天，未将离恨天补完，留了一石。后来欲将所遗之石补上，再无神手可完。女娲氏未竣之工，致此石化为神瑛，时在灵河岸走动，随有你们这一段公案，牵连此间几个人入世。早就注册册上，铁案难移。若论你夙债已偿，我兼摄之职本该就此交替，谁想你忘却本来，误入‘痴情司’里，未免太苦了。况且你为酬报灌溉之恩，若如此撒手，反做了天下古今第一桩恨事，不是酬恩，竟是报怨了。前日女娲氏亦来商此案，我邀了三生石、离恨天诸位仙姬到来，再三参酌，暂借三生石补了离恨天缺陷，把金陵十二册抽改几页。绛珠此去，但请宽怀。你这几年来还他的眼泪，涓涓滴滴流到恨海，把那眼泪流充溢地方，填起宝来，适符金布祗园区数。每区可计万金，知照福德财神，遣差护持移运看守，将来一并交完。使者如此答报，可谓美满前程，再无遗恨，算与你筹画尽情的了。”黛玉听说，茫无头绪。一面警幻仙子复又传了“薄命司”里的人来，指授黛玉算法。

不多时，见金钏走近前来说道：“是时候了，请绛珠仙子起身罢。”那仙子便道：“后会有期，绛珠请回，不便久留。”说着，一齐站起，送至宫门外，嘱金钏引回。

一时，仍依原路行走。金钏向黛玉道：“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娘，并无依靠，只有妹妹玉钏儿，底下要姑娘照应。”话未完，霎时回到潇湘馆。

且说李宫裁和探春两个人见黛玉气绝了，想起平日姊妹情分，又瞧这样光景，大哭一场。随后雪雁也赶了回来，与李妈妈、小丫头们哭的哭，嚷的嚷，乱了一回。挨到天明，探春同了侍书，先自回去了。李纨在外间屋里唤了李妈妈出来，说道：“你瞧紫鹃，竟像要哭死的了，去劝劝他是正经。”李妈答道：“何曾没有劝他呢，他

总不理，也没法儿。”李纨见小丫头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在那里瞌睡，又道：“他们熬了这一夜，是靠不住的，还得你留点子神，说不得辛苦，再熬上一半天也算尽了你的心了。”李妈道：“何尝不是呢，我奶了姑娘一场，白落了个空。”说着，便抽抽噎噎的哭起来。李纨道：“原是我的话不留神，倒伤了你的心了。你老人家别哭罢，里头也去瞧瞧，我要回去走一趟呢。”李纨正要出门，只听那边屋子里一个小丫头哭着叫“紫鹃姊姊”。李纨回身转来，径到紫鹃屋里，见紫鹃已晕倒在炕。李妈也赶了过来，同小丫头们唤了他一会，渐渐苏醒。李纨吩咐了雪雁、春纤几句话，然后回到稻香村。

兰哥儿瞧着李纨道：“妈妈像夜儿没有睡觉呢。我想林姑娘自己害病死的，为什么人家说是琏二婶子害死的呢？”李纨忙喝道：“胡说！这是那里听了混帐老婆子的话，仔细太太听见了捶你。”说着，便进里边和衣躺着。贾兰一个人吃了饭，自去上学。

不多时，潇湘馆里一个小丫头急忙忙赶来请李纨，说：“紫鹃姊姊也死了。”李纨只得起身，胡乱洗了洗脸，赶到潇湘馆。先进紫鹃屋里，只有春纤站在炕边垂泪。李纨走近炕沿，叫小丫头携过灯来一照，把手摸了摸说：“手是冰冷的，气还没有绝。”正要和春纤讲话，见小丫头进来说：“林大娘请大奶奶呢。”李纨出来，林之孝家的回道：“就是这件东西，八下里找个难，听说还是周瑞家的女婿，姓冷的，夹了冯大爷去转了个弯子才让给咱们的。虽然多花了几两银子，东西再没得说的。太太同奶奶们在老太太面上，心里也过得去。现在外面漆了一糙，赶着把里子托出来，晚上就有了。”李纨道：“既是这么着，很好。这会儿还得再去弄一个。”林之孝家的听了，怔怔的瞅着李纨。李纨道：“你不知紫鹃这丫头也保不住，像要跟着林姑娘一搭儿走的了。”林家的道：“昨儿见他好好的不是。二奶奶要叫他，我还碰了他一个钉子，忽然又怎么了？”李纨拭泪道：“他伤心林姑娘，晕了过去，如今看是不中用的了。”林家的道：“哭是哭不死人的，紫鹃果然是这样，早就该退送他出去，不过赏给他家里几两银子，是有旧例的。里头向来没有给丫头装裹买棺材的事。”

正说着，探春走来听见，问起缘由，便向林家的道：“为了林姑娘的事，这里几个人都闹得心慌意乱的，谁还留心到紫鹃身上去。人已死了，难道把一个死人推了出去？说不得旧例新例，只可听大奶奶的吩咐，差不多的再买一口来，叫他亲人进来看看，胡弄局儿收拾了他，往园子后门抬了出去就是了。消停几天，那边去回一声也

使得。”林家的听了探春这一番话，再不敢驳回，只得应了一声“是”。

忽听得里间老婆子、小丫头们直声惊喊，春纤吓得脸上失色，跑到外边告诉道：“刚才见姑娘的手动呢。”雪雁正在院子里晾手帕子，忙赶进来道：“别姑娘活了？”李纨道：“一个痴的，一个又成傻的了。当真你们留心，别有猫儿跳动。”

众人你扯我推，都不敢上前。李妈道：“姑娘是我奶过的，怕什么！”说着，要过去瞧看，才走了两步，见黛玉的手又是一动，由不得喊声“啊哟”，栽倒地上。探春便嚷，着林之孝家的引了众人上去。那雪雁到底是伺候黛玉惯的人，心上关切，便不害怕，挡前走近床边，细瞧黛玉口鼻间微有气息，脸上神色亦转了过来，便用手去胸前一摸，微觉温和，连忙过来叫大奶奶、三姑娘道：“你们不信，当真姑娘已有了气，身上也温暖起来了。”李纨、探春忙进来瞧着，向雪雁道：“有现成参汤快端来，给你姑娘灌下。”雪雁忙寻着前儿用剩的半盏，倒在银吊子里头，亲自拿到外边风炉上暖好，倾在茶杯里，端到黛玉身边，把杯子递给春纤，就向杯中超了一小匙，灌在黛玉口内，尚未能全受。李纨站在旁边，轻轻说道：“蠢丫头，你把姑娘略略搀起些，那么才好灌呢。”雪雁忙叫小丫头找块手帕子来，接过与黛玉围住两腮，把左手衬入项颈，略略扶起，将参汤慢慢灌下。见黛玉双眼微开，轻轻的喊了一声：“啊哟！我走得乏了。”众人都说：“回过来了。”李纨便叫李妈和雪雁两个人把黛玉的装裹宽卸，仍换了随常用的被褥，叫他们都静静的等林姑娘养养神。当下点起安神香，一面端整汤水，小心伺候。

再说紫鹃伤心昏晕，一魂出壳，渺渺茫茫，似无去路，只在沁芳桥、怡红院一带回绕。那时金钏送回黛玉来，见了紫鹃问道：“妹妹要往那里去？”紫鹃应道：“我找姑娘呢。”金钏道：“林姑娘在他自己屋里，你快回去罢。”紫鹃还要问话，被金钏一把拉在潇湘馆门首，笑道：“又送回来一个。”顺手把紫鹃一推，跌进院门。魂复归舍，苏醒过来。小丫头报知，李纨、探春过去看明，叮嘱小丫头们用心照应，又叫人去告诉了林之孝家的话，同探春出了潇湘馆。李纨自回稻香村去。

探春到了秋爽斋，不多一会，见小红同了侍书跑得喘吁吁的赶来道：“老爷就要起身，二奶奶叫我来请姑娘。先到潇湘馆去问，他们说大奶奶同姑娘已经走了，就和侍书姊姊找到姑娘这里来的。老太太、太太都在宝二爷新屋子里，我还去请大奶奶呢。”说着，飞跑的走了。探春便换了衣服，带着侍书去送贾政。

讲到宝玉病根所起，数年来郁结于中，无可告语。前听凤姐说娶林妹妹的谎话，

正似醍醐灌顶，心窍皆通，如何忘得了这句话。今拜堂后，把宝钗兜巾揭去，见不是黛玉，心里便幌了几幌，顿时如入梦境一般。忙向袭人盘问，袭人又是藏头露尾的话。宝玉越发疯傻起来，瞧着宝钗叫林妹妹，道：“你自瑶台月殿下来的，原非俗骨凡胎，也能变化。我知你要变了宝姊妹来试我的心，难道我的心你还不知道？快变过来罢！”凤姐在旁没法儿，只得上前劝慰。宝玉又哭着拉住他说：“要在你身上变还我一个林妹妹的。”凤姐见宝玉闹得厉害，只得顺着他的意思，谎说道：“林妹妹是爱静的，你要那么混闹，他一辈子不肯变过来呢。宝兄弟你也乏了，快安安顿顿去睡一觉罢！”宝玉听了这话，便不言语。袭人等服侍他睡下，贾母、王夫人各自去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贾政因除授江西粮道，凭限紧迫，请训后，即于是日束装起程。知贾母在宝玉屋里，进来站在外间，请出贾母来叩辞，说了几句远离膝下，不能侍奉晨昏的话。贾母也叮咛了路途保重一番，便叫袭人扶宝玉出来，向贾政跪下磕了四个头。只是呆呆的跪着，袭人狠命搀扶他不起。贾政本想训饬宝玉几句话，因才完姻之后，又在病中，见贾母在此，只得缩住了口，便喝道：“你还不起来做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儿子有一句话怪不明白，要回老爷。”贾母见宝玉跪在地上多时，便道：“好孩子，你有什么话回你老子，快起来讲，别这样。”宝玉只得起身站立，定一定神，向贾政回道：“老爷给儿子娶的到底是林妹妹，是宝姊妹？若说娶的是姊妹，人家不该哄我说是林妹妹；若说娶的林妹妹，不该换了宝姊妹去。咱们上上下下的人，都说娶的是林姑娘，如今来了宝姊妹，叫林妹妹知道了，便怎么样呢？”话未完，贾政一面听着，甚为骇异。原来指鹿为马的诡计，里头只瞒着贾政。听宝玉之言，不像是疯话，其中必有缘故，便向王夫人道：“宝玉的话是怎么样的？你自然该知道这些。”王夫人一时无词可答，凤姐在旁急得脸涨通红。那时李纨、探春都到了，也捏了一把汗。贾母此时，没法儿不出头，揽到自己身上道：“这话原是有因的。我先前喜欢林丫头大概同宝玉差不多，原起过这条心。想来宝玉这孩子，看光景也猜着我的意思。后来我瞧林丫头总是那么多病多灾，不像个享福寿的样儿，又冷了这个念头。凤丫头说起金玉姻缘，咱们去求了姨太太，一说就定了，是瞒着宝玉的。不知谁在他跟前错说了一句娶林丫头的话，如今在这里唠叨呢。”

贾政听了贾母这番话，心里很不受用，想老太太既然早有这个，甥女儿的性格很配得过宝玉，如今姨甥女呢也好，但不该闹出这些谣言来。又想起当年兄妹情

分，他母亲只留得这一点血脉，虽然在此相依，也怪可怜的。意欲埋怨王夫人几句，因这件事有老太太在里头，且木已成舟，说也无用，只得接纳住了，便问道：“我听说天天请医生到园子里去给甥女儿瞧病，不知见些效没有？”王夫人正要开口，凤姐因贾政起程吉日，又恐听了伤心，把黛玉的凶信瞒住，便回道：“因是林妹妹的体气太弱，总是好几天病几天，现在上紧给他调治，不过是这么样呢。”贾政叹了一口气，拭了几点泪，便辞了贾母，又嘱咐王夫人几句话。王夫人同李纨、凤姐、探春等送了贾政出去。宝钗虽算新人，因是姨甥女，也随在探、惜姊妹队里。一面鸳鸯扶着贾母，自回房去。

宝玉屋里只剩得袭人、麝月、秋纹和小丫头们。袭人见宝玉此时有些清楚，便道：“小祖宗，刚才把我的魂都吓掉了呢，怎么你从来不敢在老爷跟前说话，今儿忽然这样胡说乱道起来，不怕老爷捶你？”宝玉听了生气道：“你还说我呢，刚才老爷驳我一个字回吗？我正要讨老爷一个示下，你们又拉了我进来，到底老爷说明白了没有，给我娶的是谁？”宝玉连问几声，袭人们总不回答。宝玉越发气急，死命拉着袭人要往园子里去瞧林妹妹。

那时袭人只知黛玉已死，尚未听见回过来的信。深悉宝玉病根，又想此事不能隐瞒到底，譬如外科疗病，一味消散，不趁早开刀使忍一痛，将来日事因循，精神耗乏，攻补两难，必成不救之症。主意已定，不如说明，使他大恸一场之后，倒可渐渐的冷了心了。便向宝玉道：“我老实和你说了，老爷原要给你娶林姑娘。因为林姑娘病重，大夫都回绝的了，所以娶宝姑娘来应你的好日子。林姑娘昨天晚上已成仙去了，要不是宝姑娘和你好，他肯来替死鬼林姑娘吗？别不知好歹，还不感激宝姑娘呢！”

宝玉听了这话，顿时两眼往上一翻，晕过去了。麝月一见，便咬得牙齿铮铮的指着袭人，恨道：“都是你闹出来的事呢！”袭人也吓得冷汗直流，手都提不起来，只是怔怔的呆看。麝月连忙上前，左手把宝玉扶起，右手掐住人中。秋纹帮着乱叫“宝玉”，小丫头飞跑出去。王夫人同李纨一众人人都已回来，见小丫头脸上失色，袭人们一片凄楚之声在里边叫唤，王夫人等急忙赶紧。宝钗只站在一旁暗暗拭泪，凤姐上前瞧了一瞧道：“请太太放心！”一面自己上炕来，把宝玉抱住，叫取定神丸来冲服，又叫外边“去请王太医，这会儿且别去惊动老太太”。

不说众人在此忙乱，且讲宝玉晕去，自知身躯卧病在炕，只见眼前一亮，先前失